

刘荒田美国笔记

【美】刘荒田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刘荒田美国笔记

【美】刘荒田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荒田美国笔记/(美)刘荒田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434-6952-5

I. 刘…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7456 号

书 名 刘荒田美国笔记

作 者 刘荒田

选题策划 杨才 谭湘

责任编辑 谭湘 郝建国 周蓓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7-5434-6952-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目 录

CONTENTS

读刘荒田散文（代序）/ 张宗子	1
第一辑 人情篇	5
听雨密西西比	7
叩问篝火	26
在员工食堂邂逅诗人	34
2003 新历除夕的填空式书写	43
大雄鸡，喔喔啼	57
“快锅王”与“当家男人”	61
今夜，海不生明月	
——9·11 后的中秋日记	65
华尔特的“破折号”	73
下城，带骨刺的漫游	88
赌场外的塘子	104
死亡假面	
——我的顶头上司为什么自杀	110
“草地”·爱情·酒	128
人为什么活着	135
唐人街上一支歌	139
“金山箱”	147
第一夫人来演讲	151
旧赋	156
等你，在雨中	161

唐人街的女乡亲	167
独处的下午	173
又见“芸娘”	177
遇到有钱人	190
提着幸福回家	197
巴士上的蜻蜓	203
共饮一江水	207
“自己的园地”	213
狗的速写	218
纽约闻笛	222
两个男人的战争	230
第二辑 乡情篇	263
梦回荒田	265
水埠头	281
故土的蠹鱼	287
江天俯仰独扶犁	
——记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	290
曲阜城头的眼泪	313
“鲩鱼王”·钓客·我	315
忆岗宁	326
童年杂忆	336
漂泊原乡	343
第三辑 亲情篇	355
隽永的午间	357
面对父亲	360
啊，一朵红红的玫瑰	367
“二十六和五十二”	371

“去村” 记事 378

“鸡婆凤” 381

刘荒田和他的“金山箱”

——(代跋) / 一平 391

目
录

读刘荒田散文

(代序)

张宗子

我读刘荒田的文章差不多十年。这十年来的作品，不敢说全部，绝大多数我都读过，重要的篇目尤其不曾错过。假如我们认同前人的说法，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就像他走过的路，那么荒田的这条路我大致是了解的：知道他选择的方向，他偏爱的风景，他如何走到今天，以及将来他还会带给我们多少惊奇——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作家总是让人期待并为之高兴的。

去年年底，荒田传来三篇新作，就是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听雨密西西比》中的《第1800号部落》和未入集的《凉风起天末——怀诗人老南》和《2003新历除夕的填充式书写》，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几天后，我回信给荒田，谈读后的感受：

自《梦回荒田》之后，你的文章大变，篇幅长，结构精心，饱含人生经验，涉笔成趣，语言则保持了过去的风格，有你的一贯性。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每一种具体的技巧，如比喻，用典，调侃，自嘲和故意煞有介事，都更加圆熟、更加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不是说过去不成熟，不融洽，而是像元好问所说的，“奇外无奇更出奇”，文意滔滔不绝，妙句联翩而来，“一波才动万波随”，令人叹为观止。

写人物的散文，有了《凉风起天末——怀诗人老南》这样的，在表现力和内容的丰富和深度上，可以不必自卑于小说了。它完全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好题材，你的这两万多字，可以抵得上一个好中篇。而在《第1800号部落》中，可以看出你的敏锐和细致的观察力。

从较早的《眉公外传》、《媚姑》和《步上日记》等，到《梦回荒田》，到现在的这几篇，这是你走的最好的一条路。这类深入生活的篇章，别说在海外，就是在国内，以我阅读所及，究竟也不多见。

当时的即兴随感，回头再看，并无尚未从作品的情境中脱身出来而不可避免的夸大，因为荒田随后以更多的篇章证实了自己的实力，而且把他一向拿手的细腻生动的生活场景描写和幽默风趣的人物刻画发挥得淋漓尽致，再点缀以分寸把握得很好的抒情和议论，机智的联想和比喻，从而形成一种轻快的行文风格，同时又又不乏深刻的思索。

荒田是个诗人。在我看来，写诗是一个好散文家必不可少的语言训练。有没有诗的经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诗培养出语感，一种对好的语言本能性的直觉。语感对于散文家，就像色彩感对于画家，是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荒田在鲁迅身上下过功夫，他的大量小品随感即得力于此。早年的《步上日记》可以说是向鲁迅的《马上日记》致敬之作。从鲁迅那里，我们学会独立、深入地看世上的一切事物，不随波逐流，不被表象欺骗，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一种态度，善于讽刺而且勇于自嘲。中国新文学历史不长，鲁迅对于后代作家，实际上也是一种必要的训练，无论从思想、从技巧还是从语言的角度。

因为熟读鲁迅，荒田观察世相细致深刻，每能于寻常小事中得见妙理，落笔随意，行文自然，而褒贬尽在其中。

荒田天生小说家的气质，他对生活正像他对文学，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好奇，喜欢探究事情的原委，他对细节有一种狂热的痴迷，他观察、分析、推理，并且牢牢地记住，这样，日常生活在他那里获得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在生活的最琐屑最细微之处，隐藏着人生的大秘密，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基于对这

些“细节”的观察和理解。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而且也不是说有就有的。在文学的意义上，日常生活不亚于重大事件，关键看如何表现。我想荒田大概会赞同这样的说法：作品不取决于它所选择的题材，而取决于如何表现，取决于表现的方式和深度。否则，文学史已有定评的大作家如普鲁斯特，也难免琐屑之讥。荒田热心，认真，是少有的把生活真正当一回事的作家，细微处最能看出他下的功夫，这种热心，这种认真，落实到他的文章中，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如同小说可以散文化，散文也可以小说化。有时候，小说和散文的界限不容易截然分开。汪曾祺和王鼎钧的一些作品就游走于小说和散文之间，有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不过荒田的情形不同。他写人物的篇幅较长的散文，尤其是《两个男人的战争》和此前的《死亡假面》，几乎具有小说的所有要素，《死亡假面》甚至用了层层推进，一个悬念套着一个悬念的手法，然而它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散文。这种无意识的小说化，如前所述，大大丰富了散文的手法，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扩大了散文的容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对小说的挑战。

和我尊敬的前辈作家王鼎钧先生一样，荒田近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散文写作上，这和很多作家，尤其是成名的作家，视散文为小说、诗歌和理论之余的副业，是用来处理边角废料多余素材的，是写作之间的休息不同，因此，成绩自不可同日而语。荒田以认真的态度，把他最好的东西端出来，呈献在读者面前，他的十多部散文集构成了一册海外华人生活的浮世绘，而他自己，则是其中一个最鲜明的形象：永远兴致勃勃地走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上，眼睛不错过一丝流动的色彩，耳朵不错过一丝人海的声音，他是一个异国的中国人，却又从来未曾远离家乡，因为语言以及语言承载的一切，使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中，排解了可能的疏离和孤绝，也使众口渲染的文化冲突缩小为一个背景，在生活的细节之后若隐若现，作为生活环境的唐人街和游踪所至的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在他眼里没有不同，它们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理所当然地，都是观察和描写的对象，值得反复咀嚼，一个在“洋鬼子”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五年

的“假洋鬼子”，对于他，无论风雨阴晴，所有的日子都意味深长，因为他总是能够在秋天的土地上找到他要寻找的那枝金色的麦穗，最后，如他自己所言，“提着幸福回家”。

2005年9月5日于纽约

第一輯

人 情 篇

听雨密西西比

1 缘 起

晴朗明晰的春日午后，天地如重彩工笔画。我在旧金山下城的联合广场闲坐，几个游客模样的白人走来，打听哪里可以吃到正宗的中国菜，我分别就高中低三个档次推荐了离此只有五个街区的唐人街餐馆，他们意犹未尽，和我扯起家常来，从我的肤色和口音，引出“你从哪里来”，“在旧金山住了多久，感觉如何”一类话题。我呢，趁热络小作卖弄，单刀直入，说他们是从密西西比州来的。这些天真未泯的中年男女，惊讶无比，差点称我为小半仙。我说：“还不容易，从口音听出来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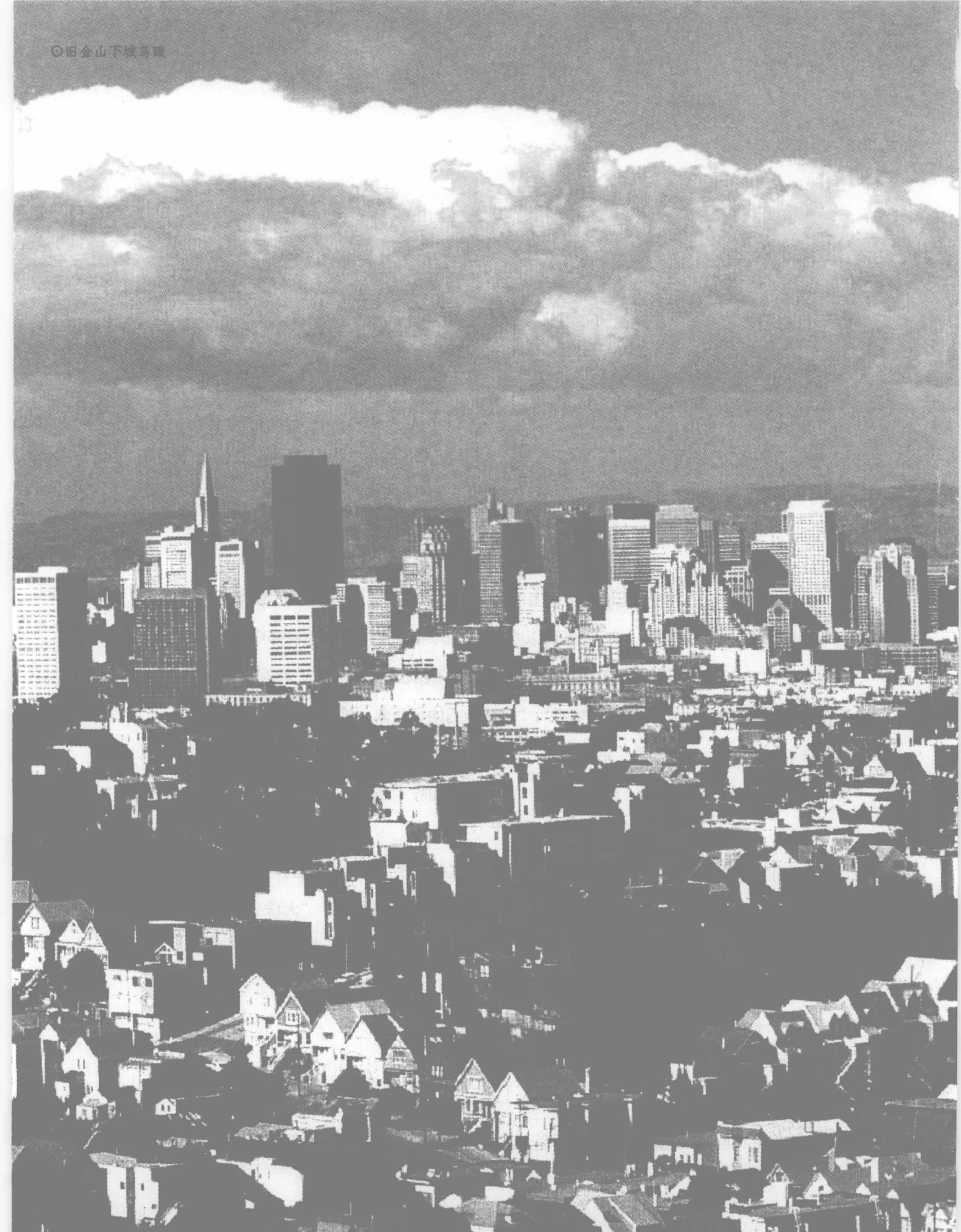
他们说的，是在加州不常听到的南方英语。这种口音，吐字特别圆，每个音节都由舌尖卷起来，顺它一顺，才在颚下滚出。白居易形容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借来形容它，也恰如其分。听到我的恭维，游客们更乐了，追问我和密西西比州的渊源，我说，你们那里，我呆过。

“哪个地方？”一本正经的高个子扳着我肩膀追问。

糟糕，怎么忘了？“绿什么的……”

“绿村？绿山？绿湖？”他似逼供。我一个劲摇头，他妈的记性！

“绿树(Greenwood)镇？”他锲而不舍，仿佛在为一桩历史悬案寻找解答。我击



掌大声说：“对了！它就是十三年前我到过的地方。”

这阵子，我已经晓得，这些游客都是药剂师，来这里参加一家跨国制药公司所主办的年会。高个子来了劲，把身边那娇小玲珑的妻子推到我跟前，兴奋无比地说：“太巧了，我太太琳达是土生土长的绿树镇人。”琳达一脸是“他乡遇故知”的近乎，问我和绿树的因缘，我说是到那里探望朋友。朋友姓周，开杂货店。

“那镇子才五万人口，你光顾过那店子，说不定呢。”我说。

琳达摇摇头，顺便纠正了我的错误：“绿树镇的人口才三万。”不过，我想，这可能是最新数据——90年代以来，小镇人口在减少中。

呆望着密西西比州来客的背影在通向唐人街的市德顿隧道口消失，我在雕像旁边的长椅坐下，怔怔地回忆起密西西比来。回忆是路旁一口老井，埋在泥和草里，一旦你驻足，把覆盖物移开，便发现它深邃如昔，清澈如昔，进而，你为了长久地忽略它，而导致心灵和诗的双重干涸，倍感悲怆。

1990年1月，元旦刚过，我独自乘机飞往南方。行前害了重感冒，前一晚发高烧，好在上机前烧退了，而这流行病的全本戏码差一道——咳嗽，还没来得及上演。趁这个空档，我来到美国东南部的田纳西州。曼菲斯市是美国不朽的歌星“猫王”埃尔维斯的故乡，高楼大厦不多，街道灰蒙蒙的。友人正夫妻远道来迎，相见十分亲切。

午后，开车上路。老式的卡迪力克，轿车大如小货车。正说，自从他学开车那阵，把车子开进一条小河之后，对方向盘就怀着恐惧，平时外出，都由夫人当司机。这盘山公路于我却很是亲切，便提出由我来开，让他太太休息一会。对开的两线道，盘绕在郁郁苍苍的连山下。路上不时看到野兔和浣熊的尸体，都是横过公路时葬身轮下的。落尽了叶子的枫树密匝匝地排在坡上，正说，要是早来两三个月，霜叶满山遍野，秋光的燃烧，壮观极了，而今却这般孤苦无告。落日，浑圆地在原野上方移动，落下以前，剪纸般的月已经上来。穿过叠嶂，在细浪般温驯的矮山包上驰驱，视野没遮拦了，夜色也随着轰然滚下棉田边缘的日头，漫漫开来。

芦苇丛散兵线似地，布在路边。正抖擞精神坐直。迎面是高大的橡树，敦实

的雪松，各自为政的白蜡树。转几个大弯，在一栋单层建筑物前停下来，正的家到了。

迎接我的，是黑咕隆咚的雨网。

2 绿树镇的诗情

你我竟相识，竟相知，竟相逢

竟能一同听雨

听雨在扰扰的中年

——周正光诗《听雨，在密西西比河》

十年前看过好莱坞喜剧片《绿卡》，说的一位法国来的男性非法移民和一位美国女子的罗曼史；过程是这般的有趣：首先结婚，其次，结为好友，最后才陷入情网。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法国佬为了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才和素未谋面的女子去登记，然后，把平常人的感情历程倒转过来，操练一次。不过，这样的荒谬，在写作群体中恰恰成为常规。

我和正，是因为同在旧金山的《时代报》上发表作品而通起信来的。并未免俗，起因不是“不打不相识”，而是“互相看得起”：我对副刊主编不遗余力地称赞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同胞的旧体诗，他在给主编的信中特别指出，他激赏我那题为《挑担回去》的自由诗。我从他的投稿信取得地址，写信给他，表示仰慕。他又惊又喜地回了长信。接着，通了电话，头一回，他极为郑重，预先说好时间，那是他的店子打烊的星期天午后，一聊就是两个小时，由此，拉开“友谊蜜月”的序幕。

那是1986年，我三十八岁，他四十六岁，都在拖家带口的中年，都是在婚姻的围城里安居乐业的住家男人。然而，两位绝对没有同性恋倾向的老式中国人，一起显露“陷进情网”的痴狂。何其刻骨铭心的思念，何其酣畅淋漓的交谈，常常地，打完一个电话，兴犹未尽地躺下来睡觉，才感到耳朵发疼，给话筒压的；